

陈丹燕

木已成舟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木已成舟

陈丹燕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已成舟/陈丹燕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6

I. 木... II. 陈...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4

ISBN 7-5327-38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3899号

本书图片除已注明出处,其余均为作者本人拍摄。

木已成舟

陈丹燕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吕剑影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75 字数88,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859-0 I · 2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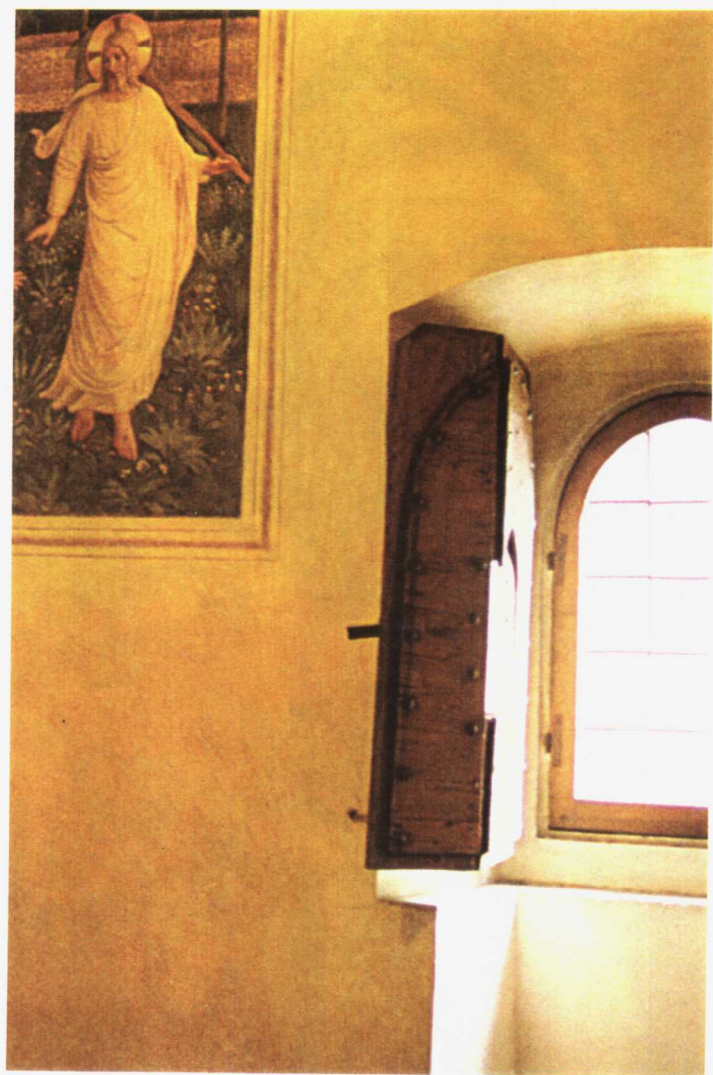
定价: 2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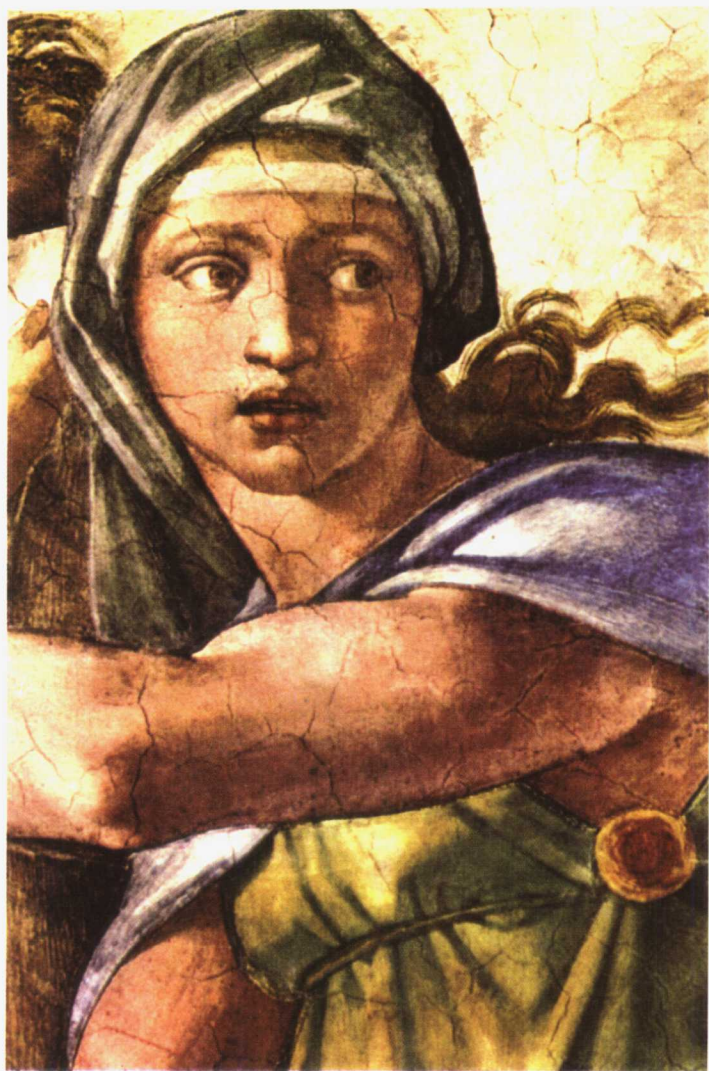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941616)









旅行

在我开始去旅行的时候，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为我这十六年里断断续续的旅行写书。一个人，在大半年辛苦工作以后，带着来自海外的版税，背上照相机和晕动药，远走他乡，没有旅伴，没有导游，有时甚至连自助旅行的书都没有，凭着一张地图，或住朋友家，或住鸡毛小店，直到将可以用的版税用光，然后回家，再开始新一年像江南的水牛那样辛苦的工作。实在是因为沉迷，如同独自一路沉到深深海底的那种孤独，紧张，窒息，恍惚和极端的自在。

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全凭命运的指引，去看到那些静静注视的眼睛，是的，我还带着它们在我脸上和身上留下的重量；那些充满往事痕迹的博物馆，那些充满未知阴影的教堂，是的，它们的确总让我想到子宫温暖的内部，但这个感受的确是来自于别人的暗示。那些阳光遍地的，有时回荡着钟声又有时回荡着歌声的广场。那些懒洋洋，无须整个吃饭的过程都挺直后背的小饭馆。那些咖啡馆靠窗的桌子，是的，我还记得那些桌子上别人撒下的窸窣作响的砂糖，那是种无意的甜蜜，

尽可以想象那是茨威格留下的，或者弗洛伊德的病人们，或者刚从东柏林成功逃亡的诗人，或者将被生活碾成碎末的画家，咖啡馆桌子上的砂糖末，可以是一部完整的欧洲心得。还有充满了孜然香的阿拉伯碎肉饼摊子，十八世纪伦敦老房子里充满耗子尿气味的旧书店。

无数的旅行片段，并不只为将来的回忆，它们更像圣诞节美国小城里各家在门口点燃的烛光之路，一点一滴地引导我走向前方。就像夜晚晴朗的星星，在那样晴朗的星空下，找到了北斗，就想要找到大熊星座，然后又想找到射手座——它那样热爱自由，受不得约束，又执着于自己，不肯迁就——那是我的星座。从长崎，到了慕尼黑，然后是柏林、罗马和巴黎，还有萨拉曼卡以及波尔图、圣彼得堡和克拉科夫，当然还有维也纳和托斯卡纳。它们是我自己天空上的星星，我的一小段生命在那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

那是属于我自己的。有时我要长风万里，有时我要归于内心，有时我要抹去自己身上所有身份的痕迹，就渴望当一个透明的人，有时万里、十万里之外，竟然回到的是自己的内心，看到那里这些年来，从美国中部柔软的平原，渐渐成为马来西亚缤纷的热带雨林。有一天，在美国的东海岸，路过康州的纽黑文，看到一片大海，开车的人说：“那是大西洋呢。”这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一年的一个黄昏在葡萄牙的海边，冰凉的暮色里看到太阳从正中落到大海里，那是因为我处在正西方的缘故。我惊醒，原来这样一年不知下一年的旅行，慢慢地，从大西洋这一头的大陆

走到了那一头的大陆。又有一天，再路过康州的纽黑文，再看到一片大海，我指着那里对人说：“看那是大西洋呢，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波尔图的海边看到过？”那人说：“是的，在一九九三年的夏天。”那却已是二〇〇四年的秋天了。

虽然算命的人说过我有十一年的驿马运，若不在驿马上，便不得安宁。可它如今已经十六年了，还没停止。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走得这么远，也没有想到过，可以用这么多的时间。每一次，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个城市。漫长的旅行，那些萍水相逢的人和事，在那一年大西洋灰色的波涛中一一涌现出来。我也从没有想到过，竟然有那么多留在我的心里，几乎伸手可及，但却早已永别。而以为一定是永别，却总有机会再次造访。我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哈维卡咖啡馆，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第六次去那里，是二〇〇五年的夏天。哈维卡夫人在那年春天安详善终，我却仍在那里喝了从前的米朗其咖啡，并怀疑如今这杯咖啡是否地道。那一年，我已经多少知道了一点我自己，作为一个喜爱别人东西的人，驿马便是宿命。



乌菲齐画廊在两边，中间的甬道从有海神像的广场一直通到河边，通到但丁遇见俾德丽采的老桥旁边。在甬道上进出的，大多是神色恍惚的人，被乌菲齐博物馆里的画塞满了双眼因而恍惚的人。

目 录

旅行	I
你看、你看、从前的脸	1
修士密室里藏着天使的翅膀	19
被神的手指点过	31
卢浮宫的门厅	41
希腊石像	51
奥赛墙上光的影子	61
意大利葡萄酒瓶子里的智慧	73
蓝色骑士飞过夜空	89
柏林的查理检查站	99
奥斯威辛的夏天	117
静静的绞刑架	133
晴朗的一天	149

去圣彼得堡看敦煌	155
从彼得保罗要塞回到一七〇〇年代	167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	173
莫扎特写《安魂曲》的地方	179
那个属于蒙马特的人	195
歌德写《浮士德》的地方	207
但丁的家	221
烛照无边的黑暗	233
克里姆特山庄	245
跋	259

你看，你看，从前的脸

在翡冷翠的阿尔诺河岸，和老城中最美丽的西纽拉广场的中间，长长的甬道两边，是一五六〇年建造的乌菲齐大厦。在排队等待进乌菲齐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在那里望到了当年但丁遇见并且爱上俾德丽采的阿尔诺河上的老桥。那是阳光灿烂的中午，这样的秋天，柏林天天下着雨，圣彼得堡早已经下了雪，而意大利则还是阳光灿烂，就像我第一次到意大利时的春天一样。我看见不少游人在老桥附近徘徊，我想到自己也曾这样在桥边慢慢地走，期望遇见一个像但丁那样长着鹰钩鼻子的人，在心里把自己扮作是《神曲》里的女神。这都是单独旅行的人会有秘而不宣的心思，是被自己有一天真的来到了书里的地方吓糊涂了。

我远远地望着他们，跟着队伍向乌菲齐博物馆的大堂移过去。然后我看到了海神雕像边上的露天咖啡座，和上次我来的时候一样，那些褐色的木头桌椅上还是坐满了歇脚的人，有人和我一样在那里写明信片给朋友。意大利的邮政是整个欧洲最慢的，所以在那里写明信片，说的都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心情。记得那一次，我从乌菲齐出来，累得头昏眼花，走进了那个咖啡座。只要我去一个重要的博物馆，看到了我喜欢的东西，和我从前在书里



菲利波·利比《圣母子与天使》。

看到过的印刷品对上了号，我就开始累，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东西，梦游一样。还没有出博物馆的大门，就已经把自己看到过的东西全混在一起了。等离开博物馆的大门，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静一静才行。我记得，那一次，在咖啡座里好好地发了一阵呆，然后写了一张明信片，我记起来自己写了一句话：

“我见到了从前最美丽的脸。”可到底那是谁的脸，那是谁画的，我已经都混在一起了。

可那是一句真话，我还记得在乌菲齐的时候，一个个房间看下来，心里一遍遍地叹着自己见到了那么美的脸。然后，我明白自己第二次来翡冷翠，在深夜里去看多摩广场上的大理石钟楼，是为了再找到第一次在深夜的蓝天下见到它时，那种如梦一般的惊异。在清晨去圣马可修道院看《受胎告知》，是为了在蓝衣圣母温顺的样子和大天使五彩的翅膀里再看到中世纪的修士那纯洁的心。在我看过《十日谈》二十年以后，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墙上见到了安洁利科修士画的圣母和天使，它们让我知道世界上真的有挚诚的心。在中午来乌菲齐，在几年以前相同的地方买了票，我明白自己再一次到这里来，是为了再看到墙上那些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美丽的脸。

我并不喜欢那时人们画的圣婴，通常他们总是把他画成一个没有一点笑容、呆板诡异的小孩，小小的年纪就有了发达的肌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些有名的大画家一画到圣婴，就变得那么奇怪。可是我喜欢他们画的圣母。菲利波·利比在十五世纪时画的圣母，脸上洋溢着清秀的处女气息，和画在木板上中世纪的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